

白下蔡 界元放市評點

第四十三回

智密俞假配救主

老燭武絕城說秦

鄭文事楚素恭而楚成乃納二甥女楚成之罪固不必言鄭文盡禮而受辱恥莫大焉固應痛心疾首而思報之者也前以兵力不如猶曰含垢忍辱出于情之不得已耳城濮之戰強弱以分幸而與晉同盟可以自固乃于伐許之役復逼欵于楚忘仇蒙恥捐好招九鄭文真無心胸之甚小懲而大戒最是妙語鄭文失禮于重耳自己招愆楚自城濮之敗力無可恃踐士之請成豈非懼晉之兵威而恐其來討乎晉文不責往日之罪而竟許其成豈非鄭之大幸乎他邦因國未受兵不會吃着虧苦所以看得大易了伐之許役托詞不與反又逼欵于楚這正是無所懲于前則無所戒于後也定要等兵臨城下國有忘滅之憂方纔肯輸心服意受盟這等人真是賤骨頭不知輕重

晉文之復曹衛都是出于無可奈何故列國之服亦只是畏其力而非懷其德也所以功業雖盛終不能以媿美齊桓也歟受困甚處怨毒必深此人情也晉文五鹿之困可謂最甚之處矣故其于衛成也必欲殺之而後已至于曹則次之矣故其復

曹較復衛頗易

甯俞雖是忠臣然學術却不醇正蓋子適元咥本非篡弒者比晉始許衛成以復國却未曾先有一字通信于國中卽逆料其發兵相拒亦或然或不然之事也乃以卿位啖周治而使殺元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十



匪并弑子適逆詐售欺殊非君子之品冀命非特學術不醇即其算計亦殊不周到元順之立子適晉文之命也衛成者晉文之仇僥倖不死而得許以返國者也今乃纔得返國之命便用詭計而殺其所命立之人假使晉侯餘怒未忘復因此而興兵問罪其將何以自解乎不圖萬全而行此僥倖走險之事焉得爲善謀乎

魯僖公之請晉釋衛是順水行舟之法固因其勢而利導之便爲力不多而成功殊易與請楚釋宋正是一樣機局

鄭公子蘭不從伐鄭之役是無意于鄭也而後竟得鄭假使當日爲晉嚮導而鄭人請之而晉人立之天下後世能無疑乎同一得國而得名之美惡判然若此人其知所以目處哉秦晉同兵以爲好也因而背之又加戍焉不招怨乎棄好尋怨秦何所利而爲此豈真恐滅鄭之後晉遂生事于秦乎但晉果欲有專于秦不在取鄭不取鄭也即使疑之何不使鄭請成于晉可以居存鄭之功而仍不失同晉之好乃私盟而成之何也只就此事看來秦穆胸中頗不甚明白

燭武雖有口辨然其說秦伯之語率皆牽強扭捏未有切中要言可以聳人聽聞者秦穆一時不明否則或別有主見故聽之耳若以我意論之殊不足取

語說圖 襄王受朝已畢欲返洛陽眾諸侯送襄王出河陽之境就命

先寤押送衛侯于京師時衛成公有微疾圖文公使隨行醫行醫人

與衛侯同行假以視疾爲名實使之醜殺衛侯正始不以洩胸中之忿

若不用心必死無赦又分付先覺作急在意了事之口一同醫衍回

語襄王行後眾諸侯未散圖文公曰寡人奉天子之命得專征伐今

論人一心事通中國王駕再臨諸君趨走不暇穎陽許都今開

密邇置若不聞怠慢莫甚願借諸侯問罪于許這個自然該許不眾

諸侯皆曰敬從君命時國侯為主國密察國八國諸侯皆

率車徒聽命一齊同穎陽進發只有文公遠原是楚王姻黨又是

思想國侯出亡之時自家也會失禮于他親口許復國看他兀自

不肯放手如此懷恨未必便忘情于國也不如且留國一路做個

退步後來患難之時也有個倚靠上卿叔孫見國伯躊躇似有背國

之意遂進諫曰國幸辱收國矣君勿貳也貳且獲罪不赦國伯不聽

使人揚言國中疫托言祈禱遂辭國先歸陰使人通款于楚曰國

侯惡許之暱就上國也驅率諸侯將問罪焉寡君畏上國之威不敢

從兵敢告國人聞有諸侯之兵亦遣人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告急于國成王曰吾兵新敗勿與國爭侯其

厭兵之後而求成焉遂不救國諸侯之兵圍了穎陽水滴不漏時國

共公襄尙羈五鹿城中不見國侯赦令欲求能言之人往說國侯小

臣侯儒請攜重賂以行國侯侯共公許之侯儒聞諸侯

在國遂至穎陽欲求見國文公適文公以積勞之故因染寒疾夢有

衣冠之鬼向文公求食想其心中或亦自有此之而退病勢愈加卧

不能起方召太卜郭偃占問吉凶侯儒遂以金帛一車致于郭偃

之以情使借鬼神之事為國求解鬼神之事在他口中說須如此恁

般進言郭偃受其賄囑許為講解既見國侯視之以蓍布卦得天澤

之象陰變為陽偃獻繇於文公其詞曰

陰極生陽 蝱蟲開張 大赦天下 鐘鼓堂堂

文公問曰何謂也郭偃對曰以卦合之于蓍說他來說心有失

其言便易入了

祀之鬼神求救于君也文公曰寡人于祀事有舉無廢且鬼神何罪而求赦耶偃曰以臣之愚度之其乎叔振鐸曹如封文之昭也

先君唐叔武之穆也昔桓公為會而到刑獨異姓之國謂諸今君為會而滅獨同姓之國况二國以蒙許復矣踐土之

盟君復而不復同罪異罰振鐸失祀其見費不亦宜乎說得殊為有理

疾之足患這一席話說得文公心下豁然覺病勢頓去其半卽時遣人召伯襄于五鹿使復歸本國為君俱曹之心本輕于所界國

田土亦吐還之曹伯襄得釋如籠鳥得翔于霄漢檻復升于林木卽統本國之兵趨至潁陽而謝侯復國之恩遂協助眾諸侯圍許

文公病亦漸愈許公見救不至乃面縛銜壁向軍中乞降大出金帛犒軍文公乃與諸侯解圍而去重奪于為

穆公臨別與文公相約異曰若有軍旅之事兵出必助之兵出亦助之彼此同心協力不得坐視二君相約已定各自分路

文公在半途聞國遣使復通款于勃然大怒便欲移兵伐鄭且歸休息一年而後圖之文公乃歸分兩頭再表襄王回至京

師羣臣謁見稱賀先蒐稽首致侯之命乞以侯侍司寇時周公閱為太宰秉政閱請羈侯於館舍聽其修省襄王曰置大獄太

重舍公館太輕乃於民間空房別立囚室而幽之襄王亦頗欲保全侯只因文公十分忿怨又有先監押恐拂其意故幽

之別室名為囚禁寬之也密命繫隨其君寢處必借一步不離凡飲食之類必親嘗過方纔進用先催促密命防範甚

密無處下手醫衍沒奈何只得以實情告于甯俞曰君之強明子

真周列國志

卷之十

四

所知也有犯必誅有怨必報行之此行實奉命用酖不然衍且得罪
衍將爲脫死之計子勿與知可也齊命附耳子曰子旣剖腹心以教

我敢不曲爲子謀乎子之君老矣遠于人謀而近于鬼謀信鬼近
聞君君獲宥特以巫史一言子若薄其酖以進而托言鬼神君必不

罪亦算因其特而利導之寡君當有薄獻物要醫行會意而去齊命假以酖
侯之命向衍取藥酒療疾因密致寶玉一函衍告先齊曰齊侯死期

至矣遂調酖于醢以進用毒甚少雜他藥以亂其色得齊命請嘗
衍佯不許強逼齊侯而灌之纔灌下兩三口衍張目仰看庭中忽然

大叫倒地口吐鮮血不省人事齊仆酖于地酖酒狼籍齊命故意
大驚小怪命左右將太醫扶起半齊方蘇問其緣故衍言方灌酒時

忽見一神人身長丈餘頭大如斛裝束威嚴自天而下想是齊王直
入室中言奉唐叔之命來救齊侯遂用金鉉擊落酒酖齊命使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五
我魂魄俱喪也齊侯自言所見與衍相同齊命佯怒曰汝原來用毒
以害吾君若非神人相救齊侯幾不免矣我與你義不俱生即

奮臂欲與衍鬪又齊左右爲之勸解先齊聞其事亦飛駕來視想以
一大謂齊命曰汝君旣獲神祐後祿未艾齊當復于寡君齊侯服酖

又薄又少以此受毒不深略略患病隨卽痊愈齊與齊還齊將
此事回復齊文齊文公信以爲然赦齊不誅史臣有詩云

酖酒何名毒衛侯 漫殺醫行碎磁甌
文公怒氣雖如火 怎脫今朝審武謀

却說齊僖公原與齊世相親睦聞得齊衍進酖不死齊文公不加責
罪乃問于齊臧孫辰曰齊侯尙可復乎辰對曰可復僖公曰何以見之

辰對曰凡五刑之中大者甲兵斧鉞次者刀鋸鑽笮最下鞭亂或陳
之原野或肆之市朝與百姓共明其罪今齊侯於齊不用刑而私酖

焉又不誅醫行是諱殺衛侯之名也文仲善侯不死其能老子周

乎若有君侯請之醫必赦衛侯復國必益親于醫諸侯誰不誦醫

之高義僖公大悅自是得使人使臧孫辰先以白璧十雙獻于周襄王

為衛求解襄王曰此醫侯之意也若無後言朕何惡于衛君天子不敢

臣不敢自往襄王受了白璧又是此明是依允之意臧孫辰隨到醫

國見了文公亦以白璧十雙為獻曰寡君與衛兄弟也衛侯得罪君

侯寡君不違寧處今聞君已釋衛伯寡君願以不腆之賦為衛君贖

罪文公曰衛侯已在京師王之罪人寡人何得自專乎為何私自川

臧孫辰曰君侯代天子已令諸侯君侯如釋其罪雖王命又何殊也

先襄進曰醫親于衛君為衛而釋衛二國交親以附于醫若何不利

焉文公許之即命先蔑再同臧孫辰如圖共請于襄王乃釋衛成公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六 十卷

之囚放之回國時元咺已奉公子瑕為君修城繕備出人譏察甚嚴

衛成公恐歸國之日元咺發兵相拒密謀於衛俞俞對曰聞周治

厘以擁子瑕之功求為卿而不得中懷怨望此可結為內援也用

可算得是臣有交厚一人姓莊名達此人乃國忠臣孔父之後胸中廣有

經綸周治二人亦是孔父相識若使孔達奉君之命以卿位啖二人

使殺元咺其餘俱不足懼矣衛侯曰子為我密致之若事成卿位固

不吝也衛俞乃使心腹人一路揚言衛侯雖蒙寬釋無顏回國將往

楚國避難矣因取衛侯原書付孔達為信教他私結周治厘二人

如此恁般歇厘相與謀曰元咺每夜必親自巡城國家多事之際元

巡城而不嚴設防衛宜其遇難誠伏兵於城闌隱處突起刺之因而殺入宮中并殺

子瑕掃清宮室以迎衛侯功無出我二人上者兩家各自約會家下

埋伏停當黃昏左側元咺巡至東門只見周治厘二人一齊來迎

元咺驚曰二位爲何在此周敞曰外人傳言故君已入鄆境且晚至此大夫不聞乎元咺愕然曰此信從何來治塵曰聞審大夫有人入城約在位諸臣往迎大夫何以處之元咺曰此亂言不可信之况大位已定豈有復迎故君之理周敞曰大夫身爲正卿當洞觀萬里如此大事尙然不知要你別甚

雖是油嘴話而說來却亦有理

治塵便拿住元咺雙手

元咺急待掙札周敞手拔佩刀大喝一聲劈頭砍來去了半個天靈

益死不以罪殊焉可憐

伏兵齊起左右一時驚逃周敞治塵率領家下沿途大呼

鄆侯引鄆營之兵見集城外矣爾百姓各宜安居勿得擾動百姓家家閉戶處處關門便是爲官在朝的此時也半疑半信正不知甚麼緣故一個個袖手靜坐以待消息周敞治塵二人殺入宮中公子適方與其弟子儀在宮中飲酒聞外面有兵變子儀拔劍在手出宮探信正遇周敞亦被所殺尋覓公子適不見宮中亂了一夜至天明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七

十卷

方知子適已投井中死矣周敞治塵將鄆侯手書榜于朝堂大集百官迎接鄆成公入城復位後人論治塵子能委曲以求復成公可謂智矣然使當此之時能諭之讓國于子瑕瑕知鄆君之歸未必引兵相拒或退居臣位豈不兩全乃導周敞治塵行襲取之事遂及弑逆骨肉相殘雖鄆成公之薄武子不爲無罪也

此論有詩嘆云

前驅一矢正含冤

又迫新君赴井泉

終始貪殘無諫阻

千秋空說審俞賢

鄆成公復位之後擇日祭享太廟不負前約封周敞治塵並授卿職使之服卿服陪祭于廟是日五鼓周敞升車先行將及廟門忽然曰睛反視大叫周敞穿窬小人蛇豕奸賊我父子盡忠爲國汝貪卿位之榮戕害吾命我父子含冤九泉汝盛服陪祀好不快活我拿你去見大叔及子瑕看你有何理說吾乃上大夫元咺是也言畢九竅流

血僵死車中

若無冤鬼取命不知小輩更如何作惡

治厯後到喚一大驚慌忙脫卸卿

服托言中寒而返

與

成公至太廟改命審命孔達陪祀還朝之時

治厯辭簡表章已至審侯知周歇死得希奇遂不强其受未踰月治

厯亦病亡可憐周治二人止為貪圖卿位幹此不義之事未享一日

榮華徒受千年唾罵豈不愚哉

即是能享榮華亦自脚逃

審侯以審

俞有保護功欲用為上卿俞讓於孔達乃以達為上卿審俞為亞卿

達為審侯書彙將子瑕之死悉推在己死周歇治厯二人身上

不死且以為卿却將如何遣使往謝審侯亦付之不問此時

周襄王十二年審侯已休息歲餘文公一日坐朝謂羣臣曰審人不

禮之仇未報今又背審款審吾欲合諸侯問罪何如先軫曰諸侯屢

動矣今以審故又行徵發非所以靖中國也便是力所能得赤須體

况我軍行無缺軍士用命何必外求審文公曰審軍臨行有約必與同

庚周列國志

卷之十

八

十卷八

事先軫對曰審為中國咽喉故審桓欲霸天下每爭審地今若使審

共伐審必爭之不如獨用本國之兵文公曰審鄰於審而遠於審

何利焉豈料秦之不背乃使人以兵期告審約於九月上旬同集審

境文公臨發以公子審蘭從行蘭乃審伯提之庶弟向年逃審仕為大

夫及文公即位審周旋左右忠謹無比故文公愛敬之此行益欲藉

為向導也審蘭辭曰臣聞君子雖在他鄉不忘父母之國大有理君有討

於審臣不敢與其事文公曰卿可謂不背本矣乃留公子審蘭于東都

白此有扶持他為審君之意審師既入審境審穆公亦引著謀臣百

里審大將審孟明視副將杞子逢孫楊孫等車二百乘來會雨下合兵

攻破郊關直逼曲洧築長圍而守之審兵營于函陵在審城之西審

兵營于汜南在審城之東遊兵日夜巡警樵採俱斷慌得審文公手

足無措

不知今日

大夫審叔詹進曰審合兵其勢甚銳不可與爭但

得一百辨之士往說魯公使之退兵魯若退師魯勢已孤不足畏哉
叔曰誰可往說魯公者叔詹對曰佚之狐可伯命佚之狐

狐對曰臣不堪也臣願舉一人以自代此人乃曰懸河漢舌搖山嶽
之士但其老不見用主公若加其官爵使之往說不患魯公不聽矣

伯問是何人狐曰考成人也姓燭名武年過七十事魯國為圍正
之事伯三世不遷官乞主公加禮而遣之伯遂召燭武入朝見其

鬚眉盡白僂僂其身蹒跚其步左右無不含笑燭武拜見了伯奏
曰主公召老臣何事伯曰佚之狐言子舌辨過人欲煩子說退魯

師寡人將與子共圍燭武再拜辭曰臣學疎才拙當少壯時尚不能
建立尺寸之功况今老耄筋力既竭語言發喘安能犯顏進諫動千

乘之聽乎伯曰子事魯三世老不見用孤之過也今封子為亞卿
強為寡人一行佚之狐在傍贊言曰大丈夫老不遇時委之于命伯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九

卷之十

外今君知先生而用之先生不可再辭武乃受命而出時二
少血泪今君知先生而用之先生不可再辭武乃受命而出時二

國圍城甚急燭武知魯東魯西各不相照是夜命壯士以繩索絕下
東門逕奔魯寨將上把持不容入見武從營外放聲大哭老人多泪

營吏擒來稟見穆公問是誰人武曰老臣乃魯之大夫燭武是
也穆公曰所哭何事武曰哭魯之將亡耳穆公曰魯亡汝安得在吾

寨外號哭武曰老臣哭魯兼亦哭魯亡不足惜獨可惜者魯耳穆
公大怒喝曰吾國有何可惜言不合理即當斬首武面無懼色正是

說時石漢皆開眼
道破泥人也點頭
紅曰朝升能夜出
黃河東逝可西流

從容而言曰魯合兵臨魯之亡不待言矣若亡魯而有益于魯
老臣又何敢言不惟無益又且有損君何為勞師費財以供他人之
役乎穆公曰汝言無益有損何說也燭曰魯在魯之東界魯在魯

之西界東西相距千里之遙魯東隔於晉南隔於周能越晉而不

比鄰並立勢不相下晉益強則魯益弱矣為人兼地以自弱其國智

者計不出此且晉惠公晉以河外五城許君既入而旋背之君所知

也晉惠之事不可忘人君之施于晉者累世矣曾見晉有分毫之報

于君乎晉侯自復國以來增兵設將日務兼并為強今日拓地于東

既亡魯矣異口必思拓地于西患且及魯君不聞慶之事乎假虞

君以滅慶旋反戈而中慶公不智助晉自滅可不鑒哉成或魯晉

不可測以君之賢智而甘弱之術中此臣所謂無益而有損所以

痛哭者此也穆公靜聽良久聳然動色頻頻點頭曰大夫之言是也

百里奚進曰燭武辯主欲離吾兩國之好君不可聽之燭武曰君若

肯寬目下之圍定立盟誓棄魯降魯君如有東方之奉行李往來取

給于魯猶君外府也穆公大悅遂與燭武歃血為誓反使柁子逢孫

楊孫三將留卒二千人助魯戍守自然功自將故不早有探騎報人

魯營文公大怒狐偃在旁請追擊魯師不知文公從否臣看下同

第四十四回

叔詹據鼎抗晉侯

弦高假命犒秦軍

晉文之霸雖以力勝然賞從亡之功則先狐趙而後魏顛城濮

之績則首狐偃而次先軫是真知德義之為上也退三舍以避

子玉且不肯窮追秦人皆約戍鄭而不肯追擊介推逃祿而死

封以綿田撫養億負羈之妻子而酬以官爵是厚于報德而不

肯負信也不誅勃鞞頭須不果殺叔詹是有容人之量也斬顯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十卷十

乃西河也鄭與秦遠又非其倫率 君之施晉既不足恃晉之用魯又

強弱臣更甚然左傳中無此節

頓所矚舟之僑黜魏舉是用法之嚴明也許楚鄭之盟復曹鄴之君是不終怨也用荀林父卻缺是急于用賢而不念舊惡也內無嬖妾朝無佞臣是有知人之明而不溺于私欲也爲人君者有其一二可以爲賢主矣况皆備于一身乎五霸之中當推

第一

晉文之服諸侯純以力而無德是不如齊桓處至其人品學問見識却優于齊桓遠甚孟子說五霸桓公爲盛想只在緩服諸侯上論耳

齊桓用兵多是直道晉文則純用詭詐孔子說齊桓正而不誦晉文誦而不正正是爲此其于天子諸侯之間大率皆以權術用事然其用兵所以能制勝者却全是權術詭詐之力蓋其勢有不得不然卽所謂世變之大端也聖人之言是立萬世之大

東月列國志

卷之十

十一

經論事者莫錯會了便說聖人之于晉文有深惡也

晉文之欲殺叔詹只爲他是鄭國執政謀臣失禮背盟等事便都是他的罪過耳叔詹之說詞只算辨明心跡訴說一番以見都是鄭文不聽非自己不會勸諫耳與戰國游士巧言遮飾及以利害動人者不同讀者須有分別

晉臣在一敬字上看中卻缺其識力便自不凡然亦必定是個君子方纔識得若小人見之不厭其迂濶便以爲笑具矣

敬之一字是君子小人大關頭從來無不敬之君子亦無有能敬之小人况夫婦之際更人之所彘狎者也此處能敬其他可知胥真有識力

敬之一字論人品是君子小人關頭論事勢又與興衰成敗關頭王孫滿論秦兵必敗只在不敬上看出耳他與晉臣便是一

般見識

鄭子蘭待杞子等無加禮而乃付以城門之鑰可謂疎忽之至若無豈高鄭國其尚有幸乎

秦穆與晉文同兵伐鄭乃私與鄭人結盟而反戍之是不欲晉之得鄭也秦歸而晉取成于鄭是秦無德于鄭而有怨于晉今欲襲鄭其勢必將越晉子蘭晉所立也秦即能襲而取之焉能越千里而有之又焉能料晉之不救也在秦穆之意謂晉文之即世耳乃不思晉之文武諸臣固無恙乎鄭鄰于晉而遠于秦即滅其地必且為晉有晉固安肯以河東之地相易乎况蹇叔百里奚之謀國秦之所用以強也獨于此而不用其言且加訕焉何也古語曰貪者不顧其害又曰利令智昏有味哉

霸者雖是尚力之事然終須假用仁義忠信之名方能服人以兵戍人國而因以襲之即使得鄭傷義已多焉能成霸秦穆之計殊左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十一

十一

弦高是大能人是真賢者只看他行事言語次第是何等經緯若使之在位必有可觀鄭人既失之燭武又失之弦高其不競不亦宜乎

話說穆公私與鄭盟晉退兵文公大怒欲偃進曰雖去不

遠臣請率偏私追擊之軍有歸心必無闕志可一戰而勝也既勝

必喪膽將不攻自下矣文公曰不可寡人昔賴其力以撫有社稷

若非君寡人何能及此以子玉之無禮於寡人寡人猶避之三舍

以報其施况婚姻乎且無何患不能圍何必定約他來乃今兵

一半營於函陵攻圍如故伯謂燭武曰兵之退子之力也兵

未退如之奈何燭武對曰聞公子蘭有寵於侯若使人迎公子蘭

歸國以請成於晉必從矣豈秦在晉侯不從伯曰此非老夫

亦不事使也石申父曰武勞矣臣願代一行乃攜重寶出城直叩

營求見文公命之入石申父再拜將重寶上獻致伯之命曰寡君

以密邇荆蠻不敢顯絕然實不敢離君侯之字下也君侯赫然震怒

寡君知罪矣不腆世藏願効費于左右寡君有弟蘭獲侍左右今願

因蘭以乞君侯之憐君侯使蘭監蘭之國當朝夕在庭其敢有二心

文公曰汝離我于晉明欺我不能獨下也古謂今又來求成莫非

緩兵之計欲俟晉救耶若欲我退兵必依我二事方可石申父曰請

君侯之命文公曰必迎立公子蘭為世子且獻謀臣叔詹出來方表

汝誠心也石申父領了晉侯言語入城回復伯伯曰孤未有子

聞了蘭昔有夢徵立為世子社稷必享之但叔詹乃吾股肱之臣豈

可去孤左右叔詹對曰臣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晉人索臣

臣不往兵必不解是臣避死不忠而遺君以憂辱也臣請往是始

已有了伯曰子往必死孤不忍也叔詹對曰君不忍於一詹而忍

于百姓之危因社稷之隕墜乎舍一臣以救百姓而安社稷君何愛

焉伯伯涕淚而遣之石申父同侯宣多送叔詹于晉軍言寡君畏君

之靈二事俱不敢違今使詹聽罪於幕下惟君侯處裁且求賜公子

蘭為敝邑之嫡嗣以終上國之德侯大悅即命狐偃召公子蘭于

東鄙命石申父侯宣多在營中等候且說侯見了叔詹大喝汝執

鄭國之柄使其君失禮于賓客一罪也受盟而復懷貳心二罪也

責備之言也命左右速其鼎鑊將烹之下詹面不改色拱手謂文公

曰臣願得盡言而死文公曰汝有何言詹對曰君侯辱臨敝邑臣嘗

言於君曰晉公子賢其左右皆卿才若反國必伯諸侯雖是實第

必滅之盟臣又勸吾君必終事晉無得罪罪且不赦天降禍言不

見納今君委罪于執政寡君明其非辜堅不肯遣臣引主辱臣死之義自請就誅以救一城之難夫料事能中智也盡心謀國忠也臨難不遺勇也殺身救國仁也仁智忠勇俱全有臣如此在國之法固宜烹矣已近城固說士之風乃據鼎耳而號曰身今已往事君者以詹為戒文公悚然命赦勿殺曰寡人聊以試子子真烈士也加禮甚厚不日公子蘭取至文公告以相召之意使叔詹同申父侯宣多等即以世子之禮相見然後跟隨入城伯立公蘭為世子師方退自是有隙皆公有詩嘆云

甥舅同兵意不欺 却因燭武片言移 數世兵連那得知

是年魏驪醉後墜車折臂內傷病復發嘔血斗餘死文公錄其子賴嗣爵未幾孤孤亦相繼而卒文公哭之慟曰寡人得脫患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南

難以有今日多賴舅氏之力不意棄我而去使寡人失其右臂矣哀哉胥臣進曰主公惜二狐之才臣舉一人可為卿相惟主公主裁文公曰臣所舉何人也胥臣曰臣前奉使舍于冀野見一人方秉耒而耨其妻饋以午餐雙手捧獻夫亦斂容接之夫祭而後食其妻侍立於傍良久食畢夫俟其妻行而後復耨始終無惰容這等人真夫妻之間相敬如賓况他人乎臣聞能敬者必有德往問姓名乃郤萬之子郤缺也如廣細即郤缺姓此人若用于不若于子犯文公曰其父有大罪安可用其子乎胥臣曰以堯舜為父而有丹朱商均之不肖以鯀為父而有禹之聖賢不肖之間父子不相及也若是一故之惡劣有公子重耳故不更視明白可矣君奈何因已往之惡而棄有用之才乎文公曰善卿為我召之胥臣曰臣恐其逃奔他國為敵所用已攜歸在臣家中矣君以使命往方是禮賢之道文公依其言使內侍以簪纓

袍服往召卻缺卻缺再拜稽首辭曰臣乃冀野農夫君不以先臣之罪加之罪戮已荷寬宥况敢賴寵以玷朝班內侍再三傳命勸駕卻缺乃簪佩入朝卻缺生得身長九尺隆準豐頤聲如洪鐘文公一見大喜乃遷晉臣為下軍元帥使卻缺佐之復改二行為二軍謂之新上新下以趙襄將新上軍箕鄭佐之晉臣之子智罃將新下軍先都佐之舊有三軍今又添二軍共是五軍亞于天子之制豪傑向用軍政無關成王聞之而懼所以威強乃使大夫闕章請平于晉文公念其舊德許之通好使大夫陽處父報聘於楚不在詔下襄王二十四年晉文公提薨羣臣奉其弟公子肅卽位是為穆公果應昔日夢蘭之兆是冬晉文公有疾召趙衰先軫狐射姑陽處父諸臣八受顧命使輔世子驩為君勿替伯業復恐諸子不安于國預遣公子出仕于秦公子樂出仕于國謂之後車之雍乃杜祁所生樂八年享年六十八歲史臣有詩讚云

陳周列國志

卷之十一

五

卷之十一

道路奔馳十九年

神龍返穴遂乘權

河陽再觀忠心顯

城濮三軍義信全

雪心酬恩終始快

賞功罰罪政無偏

雖然廣儉絲天授

左右匡扶賴眾賢

世子驩主喪卽位是為襄公襄公奉文公之柩殯于曲沃方出絳城柩中忽作大聲如牛鳴然其柩重如泰山車不能動羣臣無不大駭太卜郭偃卜之獻其繇曰

有鼠西來 越我垣墻 我有巨挺 一擊三傷

偃曰數日內必有兵信自西方來我軍擊之大捷此先君有靈以告我也羣臣皆下拜柩中聲頓止亦不覺重遂如常而行秦人皆伐

雖不出擊而是不能忘情今又乘夜而敗之豈能無忿首文英主故歸爽不昧如此先軫曰西方者秦也隨使人密往秦國探信不題話分兩頭却說秦將杞子逢孫楊孫三人屯

戍於鄭之北門見晉國送公子南歸立為世子忿然曰我等為他

國穆公心亦不忿只礙著晉侯敢怒而不敢言及公子南即位待杞子等無加禮杞子遂與逢孫楊孫商議我等屯戍在外終無了期

不若勸吾主潛師襲晉吾等皆可厚獲而歸正商議間又聞晉文公亦薨舉手加額曰此天贊吾成功也遂遣心腹人歸晉言于穆公曰

晉人使我掌北門之管若遣兵潛來襲我為內應可滅也

穆公接此密報遂與蹇叔及百里奚商議二臣同聲進諫曰去鄭千里之遙非能得其地也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特利其俘獲耳夫千里勞師跋涉日久豈能掩人耳目君彼聞吾謀而為之備勞而無功

中途必有變夫以兵戍人還而謀之非信也乘人之喪而伐之非人也成則利小不成則害大非智也失此三者臣不知其可也穆公聽

然曰寡人三置君再平亂威名著于天下只因晉侯敗趙城漢遂以伯業讓之今晉侯即世天下誰為難者如困鳥依人終當

飛去乘此時滅晉以易河東之地必聽之何見何不利之有蹇叔又曰君何不使人行弔於晉因而弔晉以窺鄭之可攻與否

之吉否母為杞子輩虛言所惑也穆公曰若待行弔而後出師往返之間又幾一載夫用兵之道疾雷不及掩耳汝老憊何知乃陰約來

人以二月上旬師至北門裡應外合不得有悞於是召孟明視為大將西乞術白乙丙副之挑選精兵二千餘人車三百乘出東門之外孟明乃百里奚之子白乙乃蹇叔之子出師之日蹇叔與百里奚號

哭而送之曰哀哉痛哉吾見爾之出而不見爾之入也穆公聞之大怒使人讓二臣曰爾爲何哭吾師敢沮吾軍心耶蹇叔百里奚並對曰臣安敢哭君之師臣白哭吾子耳白乙見父親哀哭欲辭不行蹇

叔曰吾父子食重祿汝死自分內事也乃密授一以簡封識甚固囑之曰汝可依吾簡中之言白乙領命而行心下又惶惑又淒楚惟

孟明自恃才勇不從後出以爲成功可必恬不爲意大軍既發蹇叔謝病不朝遂請致政穆公強之蹇叔遂稱病篤求還錕村

合則去君百里奚造其家問病謂蹇叔曰奚非不知見幾之道所以

苟留於此者尚冀吾子生還一面耳吾兄何以教我蹇叔曰兵此去必敗賢弟可密告子桑備舟楫於河下萬一得脫接應西還切記

切記可見蹇叔言不虛百里奚曰賢兄之言卽當奉行穆公聞蹇叔

決意歸田贈以黃金二十斤彩縵百束羣臣俱送出郊關而返百里

東周列國志 卷之一 十一
奚握公孫叔之手告以蹇叔之言如此德般吾兄不托他人而托子

桑以將軍忠勇能分國家之憂也將軍不可洩漏當密圖之公孫叔

曰敬如命自去准備船隻不在語下却說 見白乙領父密簡疑

有破圖奇計在內疑是夜安營已畢特來索看白乙內啟而

觀之內有二字行曰此行不足慮可慮者也嶠山地險地險

氣晦氣後日之敗只靠是疑白乙意亦以爲未必然三帥自冬十二月丙戌日出師至明年春正月從北門而過孟明曰天子在是雖不敢以戎事謁見敢不敬乎傳令左右背免胄下車前哨牙將襄轡子驍勇無比纔過都門卽從平地超越登車疾如飛鳥車不停軌孟明嘆曰使人人皆襄轡子何事不成明可以必勝此可以知其火矣眾將士譁然曰吾等何以不如襄轡子於是爭先發誓呼於眾曰

有不能超乘者退之殿後凡行軍以殿為怯軍敗則以殿為勇此言

殿後者辱之也一軍凡三百乘無不超騰而上者登車之後車行迅

速如疾風閃電一般霎時不見時圖義王使王子虎同王孫滿往觀

圖師過訖回復襄王王子虎嘆曰臣觀圖師驍健如此誰能敵者此

去圖必無幸矣王孫滿時年甚小含笑而不言襄王問曰爾童子以

為何如滿對曰禮過天子門必卷甲束兵而趨今止子免冒是無禮

也又超乘而上其輕甚矣輕則寡謀無禮則易亂要此行也圖必

有敗衄之辱不能害人祇自害耳却說圖國有一商人名曰弦高以

販牛為業自昔年王子圖愛牛圖各國商人販牛至圖頗得重利

今日弦高尚襲其業此人雖則商賈之流到也有些忠君愛國之心

排患解紛之譽只為無人薦引屈于市井之中才能屈于治世固也春秋大亂之時而賢

見用何哉今日販了數百肥牛往圖買賣行近黎陽津津在滑縣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遇一故人名曰蹇他乃新從圖國而來圖與蹇他相見問圖國近

有何事他曰圖遣三帥襲圖以十二月丙戌日出兵不久即至矣弦

高大驚曰吾父母之邦忽有此難不聞則已若聞而不救萬一宗社

淪亡我何面目回故鄉也地遂心生一計辭別了蹇他一面使人

星夜奔告圖國教他速作準備這餉要緊其情中一面

打點犒軍之禮選下肥牛二十頭隨身餘牛俱寄頓客舍高自乘

小車一路迎圖師上去來至圖國地名延津恰好遇見圖兵前哨弦

高攔住前路高叫圖國有使臣在此願求一見前哨報入中軍孟明

到喚一驚驚之之意原上欺其帥想道圖國如何傾知我兵到來遣

使臣遠遠來接且看他來意如何遂與弦高車前相見弦高詐傳圖

君之命謂孟明曰寡君聞三位將軍將行師出於敝邑不腆之賦敬

使下臣高犒從者敝邑攝平大國之關外侮送至為久勞遠戍恐

一旦不戒或有不測以得罪於上國日夜儆備不敢安寢惟執事諒之孟明曰君既犒師何無國書謂書荳高曰執事以冬十二月丙

戌日出兵寡君聞從首驅馳甚力恐俟詞命之修或失迎犒遂口授下臣匍匐請罪非有他也說得簡脆之極然好在將出兵日子說得對到送令人莫不疑其有假也孟明

附耳言曰寡君之遣視爲謂故也豈敢及謂傳令住軍於延津荳高稱謝而退西乞白乙問孟明駐軍延津何意孟明曰吾師千里遠涉

正以出謂人之不意可以得志今謂人已知吾出軍之曰其爲備也久矣攻之則城固而難克圍之則兵少而無繼其不可攻也今謂國

無備不若襲謂而破之得其鹵獲猶可還報吾君師出不爲無名也是夜三更三帥兵分作三路并力襲破謂城城在城而不君奔

謂兵大肆擄掠子女玉帛爲之一空史臣論此事謂謂帥目中已無謂矣若非謂矯命犒師以杜三帥之謀則滅國之禍當在謂而

陳周列國志國卷之十不在謂也有詩嘆云十九

千里驅兵很似狼
豈因小滑逞鋒鋌
鄭國安能免滅亡

謂自被殘破其君不能復謂兵去後其地遂爲謂國所并不復取之方而得一國之地衛國是天上掉下來的造化不在話下却說謂和云接了商人謂高密

報猶未深信時當二月上旬使人往客館窺視謂子逢孫楊孫所爲則已收束車乘厲兵秣馬整頓器械人人裝束個個抖數只等謂兵

到來這裡准備獻門使者回報謂伯大驚乃使老夫燭武往見謂子逢孫楊孫各以束帛爲贖謂之曰吾子淹人于敝邑敝邑以供給

之故原圃鄭國之麋鹿俱竭矣今聞吾子戒嚴意者有行色乎孟明諸將在謂之間蓋往從之杞子大驚暗思吾謀已洩師至無功反

將得罪不惟謂不可留謂亦不可歸矣乃緩詞以謝謂武曰引親

隨數十人逃走國逢孫楊孫亦奔國避罪不台戊卒
無主屯聚於北門欲爲亂穆公使狄多齋行糧分散眾人導
之還鄉穆公錄莖高之功拜爲軍尉自此國安靖却說襄公
在曲沃殯宮守喪聞讞報國孟明將軍統兵東去不知何往襄公
大驚即使人召羣臣商議先軫預已打探明白衛知君襄公之謀
遂來見襄公不知先軫如何計較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晉襄公墨綬敗秦

先元帥免胄殉翟

先軫料敵設謀算無遺策出奇制勝兵無遺功可稱大將之才
惜少學問氣質未化如怒狼羶之不能而不許其衝鋒因失三
帥而唾君之面是也若加以學問陶鎔當不如此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三十一

卷之十

險峻之地軍行之所忌也般函奇險地屬晉國孟明等過來之
時何不先爲之計子恃勇輕進不加小心明欺晉國之無人矣
兵法云兵驕者敗欺敵者亡又曰不知地利不可以行軍信矣
晉之兵力雖強秦力亦不爲弱况孟明等亦非無勇者如襄
子之類若單只角力晉何能全勝如此只是一個地逢險隘便
有奇勇也施展不出來所以行兵必先地利也秦穆背約欺喪
二事固然不是然定晉納君之德爲功不小晉敗其帥于穀足
以彰國威而怵敵膽不殺三帥正可以爲報其施也襄公之免
三帥雖因文嬴之請然欒趙諸人豈無知其事者不行諫阻或
此意也先軫只在利害上講所以怒而唾主
先軫因怒唾君面爲無禮自悔其罪求出可也君諒其忠而不
加罪主恩厚矣從此盡忠勤職悔過降心以求報稱亦可不失

爲賢乃必殉翟以死殊覺無謂之甚只因學問不充遂致死非其道身滅而不足以成名殊爲可惜

狼蹕被黜不從鮮伯之言而作亂以求洩忿乃以義斷之勇士中之見道者

語說中軍元帥先軫已備知國夔之謀遂來見襄公曰夔遠蹇叔百里奚之謀千里襲入此下偃所謂有鼠西來越我垣墻者也意擊之不可失藥技進口有大惠於先君未報其德而伐其師

是君子先君如何先軫曰此正所以繼先君之志也先君之喪同盟方弔恤之不暇不加哀憫而兵越吾境以伐我同姓之國

之無禮甚矣先君亦必含恨於九泉又何德之足報且兩國有約彼此同兵圍之役背我而去之交情亦可知矣

過先軫曰之樹吾先君於非好也君之伯諸侯雖面從心實忌之今乘喪用兵明欺我之不能庇也

我兵不出真不能矣人誠不能之乎耳夔雖不已勢將襲晉諺云一日縱敵數世貽殃若不擊何以自立

主苦塊之中遽興兵草恐非主喪之禮先軫曰禮人子居喪寢處苦塊以盡孝也剪強敵以安社稷孝孰大焉諸卿若云不可臣請獨往

料兵何時當返從何路行先軫屈指算之曰臣料兵必不能克遠行無繼勢不可久總計往返之期四月有餘初夏必過澠池澠池

乃歸必由之路便克了卿亦必須從此其地樹木叢雜山石峻嶒有數處車不可行必當解轡下走若伏兵于此處出其不意可使

乃歸必由之路便克了卿亦必須從此其地樹木叢雜山石峻嶒有數處車不可行必當解轡下走若伏兵于此處出其不意可使

乃歸必由之路便克了卿亦必須從此其地樹木叢雜山石峻嶒有數處車不可行必當解轡下走若伏兵于此處出其不意可使

之兵將盡為俘虜襄公曰但憑元帥調度先修乃使其子先且居同
屠擊引兵五千伏于峭山之左使背臣之子背嬰同孤鞠居引兵五

千伏于峭山之右候兵到曰左右夾攻使孤偃之子孤勇弟同韓
子與韓簡引兵五千伏于西峭山預先砍伐樹木塞其歸路使乘隙

唐之子梁以同萊駒引兵五千伏于東峭山只等兵盡過以兵追
之前後在右都安放得等先軫同趙衰欒枝胥臣豐慶父先蔑一班

宿將跟隨襄公離峭山二十里下寨各分隊伍准備四下接應正
是整頓窩弓射猛虎安排香餌釣鯨魚再說兵於春二月中滅了

國擄其輜重滿載而歸只為襄無功指望以此贖罪時夏四月
初旬行及澠池內言于孟明曰此去從澠池而西正是峭山險

破之路吾父諄諄叮囑謹慎主帥不可輕忽孟明曰吾驅車千里尚
然不懼况過了峭山便是疆境只是地不遠家鄉密邇緩急可

恃又何慮哉西乞術曰主帥雖然虎威然慎之無失恐有埋伏卒
然而起何以禦之孟明曰將軍畏如此吾當先行如有伏兵吾自

當之乃遣驍將衰發子打著元帥百里旗號前往開路孟明做第二
隊西乞第三隊白第四隊相離不過一二里之程却說衰發子慣

使著八十斤重的一柄方天畫戟輪動如飛自謂天下無敵若在也
還去驅車過了澠池望西路進發行至東峭山口忽然山凹鼓聲大

震飛出一隊車馬車上立著一員大將當先關路問曰汝是誰將孟
明否吾等候多時矣衰發子曰來將可通姓名那將答曰吾乃國

大將萊駒是也蠻子曰教汝國欒枝魏犢來到還闕上幾合戲耍汝
乃無名小卒何敢攔吾歸路快快閃開讓我去若遲慢時怕你捩

不得我一戟萊駒大怒挺長戈劈胸刺去蠻子輕輕撥開就勢一戟
刺來萊駒急閃那戟來勢太重就刺在那車衝之上蠻子將戟一絞

刺來萊駒急閃那戟來勢太重就刺在那車衝之上蠻子將戟一絞

把術木折做兩段萊駒見其神勇不覺贊嘆一聲道好孟明名不虛傳

子呵呵大笑曰我乃孟明元帥部下牙將襄蠻子便是我元帥豈肯與汝鼠輩交哉耶汝速速躲避我元帥隨後兵到你無醜類矣

萊駒赫得魂不附體想道牙將且如此英雄不知孟明還是如何遂高聲叫曰我放汝過去不可傷害吾軍遂將車馬約在一邊讓襄蠻

子前隊過去蠻子即差軍士傳報主帥孟明言有些小軍埋伏已被吾殺退可速上前合兵一處過了峭山便沒事了孟明得報大喜

遂催趨西乞白乙兩軍一同進發且說萊駒引兵來見梁弘盛說襄蠻子之勇梁弘笑曰雖有鯨鯢已入鐵網安能施其變化哉

吾等拔兵勿動俟其盡過從後驅之可獲全勝再說孟明等三帥進了東峭約行數里地名上天梯墮馬崖絕命嚴洛魂瀾鬼愁窟

斷雲峪一路都是有名的險處車馬不能通行前哨襄蠻子已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料無埋伏矣

自去得遠了孟明曰蠻子已去將解了轡索卸了甲冑或牽馬而行或扶車而過一步兩跌備極艱

難七斷八續全無行伍有人問道蠻兵當日出行也從峭山過去的不知許多艱阻今番回轉如何說得恁般

兵出行之目乘著一股銳氣且沒有兵攔阻輕車快馬緩步徐行任意經過不覺其苦今日往來千里人馬俱疲困了又擄掠得

許多子女金帛行裝重滯况且遇過兵一次雖然硬過還怕前面有伏心下慌速倍加艱阻自然之理也

了上第一層險隘正行之間隱隱聞鼓角之聲後墜有人報道兵從後追至矣孟明曰我既難行他亦不易但愁前阻何怕後追

禦追兵又驚過了險馬軍將進絕命嶺了眾人發起喊來報道前面

有亂木塞路人馬俱不能通如何是好孟明想這亂木從何而來莫非前面果有埋伏乃親自上前來看但見巖傍有一碑鐫上五字道文王避雨處碑傍豎立紅旗一面旗竿約長三丈有餘旗上有一圖字旗下都是縱橫亂木孟明曰此乃疑兵之計也事已至此便有埋伏只索上前這却是沒有得說得遂傳令教軍士先將旗竿放倒然後搬開柴木以便跋涉誰知這面圖字紅旗乃是伏軍的記號他伏於岩谷僻處望見旗倒便知圖兵已到一齊發作圖軍方纔搬運柴木只聞前面鼓聲如雷遠遠望見旌旗閃爍正不知多少軍馬圖而且教安排器械爲冲突之計只見山岩高處立著一位將軍姓孤名身姑字賈季大叫道汝家先鋒突已被縛在此了來將早早投降免遭屠戮原來突子恃勇前進墮於陷坑之中被圖軍將撓鈎搭起綁縛上囚車了其行述者其白之乃大驚人報知西乞術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三

一

與主將孟明商議并力奪路孟明看這條路徑只有尺許之濶一邊是危峰峻石一邊臨著萬丈深溪便是落魂澗了雖有千軍萬馬無處施展心生一計傳令此非交鋒之地他不和你交鋒只是欺你個不能走耳教大軍

一齊退轉東峭寬展處決一死戰再作區處白乃奉了將令將軍馬退回一路聞金鼓之聲不絕於耳纔退至墮馬崖只見東路旌旗連接不斷却是大將梁弘副將萊駒引著五千人馬從後一步步襲來圖軍過不得墮馬崖只得又轉此時好像馬蟻在熱盤之上東旋西轉沒有個定處孟明教軍士從左右兩傍爬山越溪尋個出路只見左邊山頭上金鼓亂鳴左有一枝軍占住叫道大將先且居在此孟明早早投降石邊隔溪一聲砲响山谷俱應又豎起大將首嬰的旗號孟明此時如萬箭攢心沒擺佈一頭處軍士每分頭亂竄爬山越溪都被圖軍斬獲孟明大怒回西乞白乙二將仍殺到墮馬崖

來那柴木上都摻有硫黃煙硝引火之物被韓子與放起火來燒得
烟騰騰烟漲迷天紅赫赫火星散地後面梁弘軍馬已到逼得孟明
等三帥叫苦不迭左右前後都是兵布滿孟明謂曰丙曰汝父

真神算也

不是他神還是你白己人鬼

今日困於絕地我必死矣你二人變服各

自逃生萬一天幸有一人得回國奏知吾主與兵服仇九泉之下
亦得吐氣西乞術白乙丙哭曰吾等生則同生死則同死縱使得脫

何面目獨歸故國

這個却原有些意氣

言之未已手下軍兵看看散盡委棄車

仗器械連路堆積孟明等三帥無計可施聚於巖下坐以待縛兵

四下圍裏將來如饅頭一般把家兵將做個饅頭一個個束手受

擒殺得血污溪流屍橫山徑匹馬隻輪一些不曾走漏鬻翁有詩云

千里英雄一旦灰

西嶠無復隻輪回

休誇晉帥多奇計

蹇叔先曾墮淚來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五

先且居諸將會集於東嶠之下將三帥及子上了囚車俘獲軍

士及車馬并國擄掠來許多子女用盡數解到襄公大營襄

公嬰哀受俘軍中歡呼動地

襄公問了三帥姓

名又問襄蠻子何人也梁貳曰此人雖則牙將有兼人之勇萊駒曾

失利一陣若非落於陷坑亦難制縛襄公駭然曰既如此驍勇留之

恐有他變喚萊駒領命將襄蠻子縛於庭柱手握大刀方欲砍去那蠻

子大叫曰汝是我手下敗將安敢犯吾這一聲就如半空中起個霹

靂一般屋宇俱震動蠻子就呼聲中將兩臂一撐麻索俱斷來駒喫

一大驚不覺手顫墮刀于地

如此將官蠻子便來搶這把大刀有個

小較名曰猿臂從傍觀見先捨刀在手將蠻子一刀劈倒再復一

刀將頭割下獻于侯之前襄公大喜曰萊駒之勇不及一小較也

乃黜退乘論不用立痕贖爲中右之職痕贈謝恩而出自謂乃受知於君不往元帥先恥處致謝先軫心中頗有不悅之意痕時都有不

於君不往元帥先恥處致謝先軫心中頗有不悅之意痕時都有不
軫曰襄公同諸侯奏凱而歸因殯在曲沃且回曲沃欲侯還絳之
後將襄帥孟明等三人獻俘於太廟然後施刑先以敗襄之功告於

續宮遂治寗窳之事襄公墨衰視塋以表戰功母夫人嬴氏因會塋
亦在曲沃已知三帥被擒之信故意問襄公曰聞我兵得勝孟明等

俱被囚執此社稷之福也但未知已曾誅戮否襄公曰尚未文嬴曰
襄公世爲婚姻相與甚歡孟明等貪功起釁妄動干戈使兩國恩變

爲怨吾量襄君必深恨此三人我國殺之無益不如縱之還襄使其
君自加誅戮以釋二國之怨豈不美哉襄公曰三帥用事於襄獲而

縱之恐貽襄患襄公曰兵敗者死國有常刑襄兵一敗得襄臣伏誅豈
襄國獨無軍法乎况當時襄惠公被執于襄君且禮而歸之襄之

有禮於我如此區區敗將必欲自我行戮顯見我國無情也襄如
此不可以其例襄公初時不肯聞說到放還襄公之事悚然動心卽

時詔有司釋三帥之囚縱歸襄國孟明等得脫因繫更不人謝抱頭
竄耳而逃先軫方在家用飯聞襄侯已赦三帥吐哺人見怒氣冲

問襄公襄囚何在襄公曰母夫人請放歸卽刑寡人已從之矣先軫
勃然唾襄公之面曰咄孺子不知事如此武夫千辛萬苦方獲此囚

乃壞於婦人之片言耶放虎歸山異日悔之晚矣襄公方纔醒悞襄交
面而謝襄公曰寡人之過也遂問班部中誰人敢追襄囚者陽處襄交

願往先軫曰將軍用良言追得便是第一功也陽處襄交駕起追風馬
輪起斬將刀出了曲沃西門來追孟明史臣有詩讚襄公能容先軫

所以能嗣伯業詩曰

婦人輕喪武夫功
先軫當時怒氣冲

却說孟明等三人得脫大難路上相議曰我等若得渡河便是再生不然猶恐君追悔如之奈何比到河下並無一個船隻嘆曰天絕我矣嘆聲未絕見一漁翁蕩著小艇從西而來口中唱歌曰

囚猿離檻兮固鳥出籠有人遇我兮反敗為功

孟明異其言呼曰漁翁渡我漁翁曰我渡人孟明曰吾

等正是人可速渡我漁翁曰子非嶠山失事之人也孟明應曰然

漁翁曰吾奉公孫將軍將令特贖舟在此相候已非一日矣此舟小

不堪重載前行半里之程有大舟將軍可以速往說罷那漁翁反掉

而西飛也似去了三帥循河而西未及半里果有大船數隻泊於河

中離岸有半箭之地那漁舟自在彼招呼孟明和**西乞白乙**跳足

下船家鄉驚改變等可再想彼說言未及撐開東岸上早有一位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七

十七

將官乘車而至乃大將陽處父也大將將且往孟明等各各喫驚

須臾之間陽處父停車河岸見孟明已在舟中心生一計解自家所

乘左驂之馬假托襄公之命賜與孟明寡君恐將軍不給於乘使處

父將此良馬追贈將軍聊表相敬之意伏乞將軍俯納這等主意哄

然此時却亦沒法陽處父本意要哄孟明上岸相見收馬拜謝乘機縛之那

孟明漏網之漁脫却金鈎去回頭再不求心上也防這一著如何再

自登岸乃立於船頭之上遙望陽處父稽首拜謝曰蒙君不殺之恩

為患已多豈敢復受良馬之賜此行寡君若不加戮三年之後當親

至上國拜君之賜耳陽處父再欲開口只見舟師水手連槳下篙船

已蕩入中流去了陽處父惘然如有所失悶悶而回以孟明之言奏

聞於襄公先忿然進曰彼云三年之後拜君之賜者蓋將伐報

仇也不如乘其新敗喪氣之日先往伐之以杜其謀襄公以為然遂

商議伐國之事話分兩頭再說禮公聞三帥為晉所獲又聞又怒寢食俱廢過了數日又聞三帥已釋放還歸喜形于色左右皆曰

明等喪師辱國其罪當誅昔晉殺得臣以薦三軍君亦當行此法也三帥奉命而往地險失利得臣之遠命喪師不同此得不當穆公曰孤自不聽楚叔百里奚之言

以累及三帥罪在于孤不在他人亦兄良心乃素服迎之于郊哭而唁之復用三帥主兵愈加禮待百里奚嘆曰吾父子復得相會己出

望外矣遂告老致政穆公乃以繇余公孫枝為左右庶長伐叔百里奚之位此話且閣過一邊再說穆公正義伐秦忽邊吏馳報今

有秦主白部胡引兵犯界已逼箕城地在太原望乞發兵防禦秦冀公大驚曰秦無隙如何相犯秦曰先君文公出亡在秦君以

二醜妻我君臣一住十二年禮遇甚厚及先君返國秦君又遣人拜賀送二醜還秦先君之世從無一介束帛以及於秦

君念先君之好隱忍不言今其子秦嗣位自恃其勇敢乘喪來伐耳秦公曰先君勤勞王事未暇報及私恩

報恩此語今秦君伐我之喪是我仇也秦為寡人創之秦再拜辭曰臣忿秦帥之歸一時怒激唾君之面無禮甚矣臣聞兵事尚整

惟禮可以整民無禮之人不堪為帥願主公罷臣之職別擇良將此

自不可少然知其罪而悔襄公曰卿為國發憤乃忠心所激寡人豈不諒之今禦秦之舉非卿不可卿其勿辭先軫不得已傾令而出嘆

曰我本欲死于秦誰知却死于秦也聞者亦莫會其意襄公自回絳都去了單說先軫升了中軍帳點集諸軍問眾將誰自為前部先鋒

者一人昂然而出曰某願往先軫視之乃新拜右車將軍狼也先軫因他不來謁謝己有不悅之意今番自請衝鋒愈加不喜左便可

之事豈可以私遂罵曰汝新進小卒偶斬一囚遂獲重用今大敵在意行于其間耶

境汝全無退讓之意豈藐我帳下無一良將耶狼暉曰小將願爲國

家出力元帥何故見阻先軫曰眼前亦不少出力之人汝有何謀勇

輒敢掩諸將之上既問誰首爲先鋒是愛人之自認也此去不用以

狐貍居有崑山夾戰之功用以代之狼暉垂首嘆氣恨恨而出過其

友人鮮伯於途問曰聞元帥選將禦敵子安能在此間行狼暉曰我

自請衝鋒本爲國家出力誰知反觸了先軫那厮之怒他道我有何

謀勇不該掩諸將之上已將我罷職不用矣鮮伯大怒曰先軫妬賢

嫉能我與你共起家丁刺殺那厮以出胸中不平之氣便死也落得

爽快爲友誌身狼暉曰不可不可大丈夫死必有義死而不義非勇

也我以勇受知於君得爲戎右先軫以爲無勇而黜之若死於不義

則我今日之被黜乃黜一不義之人反使嫉妬者得藉其口矣說得

爽快是胸子姑待之鮮伯嘆曰子之高見吾不及也遂與狼暉同歸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五九

不在話下後人有詩議先軫黜狼暉之非詩曰

提戈斬將勇如賁 車右超升屬主恩

効力何辜遭黜逐 從來忠勇有冤吞

再說先軫用其子先日居爲先鋒變后卻缺爲左右隊狐漆狐

各安營停當先軫喚集諸將授計曰箕城有地名曰大谷谷中寬衍

正乃車戰之地其旁多樹木可以伏兵纔卻二將可分兵左右埋伏

特且居真圖交戰伴敗引至谷中伏兵齊起主可擒也二狐引兵

接應以防圖兵馳救諸將如計而行先軫將大營移後十餘里安札

次早兩下結陣主白部胡親自索戰先且居略戰數合引車而退

白部胡引著百餘騎奮勇來追被先且居誘入大谷左右伏兵俱起

白部胡施逞精神左一冲右一突胡百餘看着折盡圖兵亦多損

白部胡施逞精神左一冲右一突胡百餘看着折盡圖兵亦多損

傷良人白部劫殺出重圍眾莫能禦將至谷口遇著一員大將刺斜
裡鏢的一箭正中白部胡面門翻身落馬軍士上前擒之射箭者乃
新拜下軍大夫卻缺也箭透胸後白部胡登時身死卻缺認得是
主割下首級獻功時先軫在中營聞知白部胡被獲舉首向天連聲
曰國侯有福國侯有福遂索紙筆寫表章一道置於案上不道諸將
得知竟與營中心腹數人乘單車馳入國陣却說白部胡之弟白敷
尙不知其兄之死正欲引兵上前接應忽見有單車馳到認是誘敵
之兵白敷急提刀出迎先軫橫戈于肩瞪目大喝一聲目眦盡裂血
流及面白敷大驚倒退數十步見其無繼傳令弓箭手圍而射之先
軫奮起神威往來馳驟手殺頭目三人兵士二十餘人身上並無點
傷原來這些弓箭手懼怕先軫之勇先自手軟箭發的沒力了又且
先軫身被重創如何射得入去先軫見射不能傷自嘆曰吾不殺敵
無以明吾勇既知吾寡矣多殺何爲吾將就死於此此明強明有之
死不得乃自解其甲以受箭箭集如喙身死而屍不僵白敷欲斷其
首見其怒目揚鬚不異生時心中大懼有軍士認得的言此乃國中
軍元帥先軫白敷乃率眾羅拜嘆曰真神人也祝曰神許我歸國供
養乎則屍僵仆立如故乃改祝曰神莫非欲還國否我當送回祝
畢屍遂仆于車上要知如何送回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宮中弑父

秦穆公殺谷封尸

晉襄嗣位之初殺翟兩役用得其人賞當其功復有嗣伯局面
陽處父畏楚而不敢進又不能設計以致之相持許久乃借誑
以退軍無用之甚况出軍者爲許蔡之故今既不能制楚則許

蔡遂不可服勞師而無功處父爲有罪矣若鬪勃者本爲救援許蔡二國今晉兵旣未戰而先退二國未失卽未交戰亦可算有功楚成乃令自殺二人功罪相反而二君處之者亦各反其道焉何處父之幸而鬪勃之不幸也

楚成若早知商臣之不可立不立可也旣已立之又欲奪之而與少子是自取禍亂也卽或商臣不至弑父將來亦必然兄弟相戕貽國家後來之禍鬪勃先已言之而不聽及至禍難臨身而悔之晚矣

商臣固是忍心害理潘崇亦非人類豈有爲人師傳而教弟子以弑父者又且親爲出力逼之以死而不容更緩須臾此等人真不知肺腸是何等生法

狼顧以無勇之黜爲耻挺身犯難可也必欲求死是何心歟列國人往往有此吾妹不喜

東月列國志

卷之十

三

一

孟明屢敗於晉而卒能報晉而霸西戎者全是增修國政之力不在濟河焚舟也讀者于此等處最宜留心莫被古人瞞過

話說**晉主白部胡**被殺有逃命的敗軍報知其弟**白噉**白噉涕泣曰俺說**晉**有天助不可伐之吾兄不聽今果遭難也却將**先軫**屍首與**晉**打換部胡之屍遣人到**晉**軍打話且說**郤缺**提了**白部胡**首級同諸將到中軍獻功不見了元帥有守營軍士說道元帥乘單車出營去了但分付緊守寨門不知何往**先且**居心疑偶于案上見表章一道取而觀之云

臣中軍大夫先軫奏言臣自知無禮于君君不加誅討而復用之幸而戰勝賞賚將及矣臣歸而不受賞是有功而不賞也若歸而受賞是無禮而亦可論功也有功不賞何以勸功無禮論功何以

懲罪功罪紊亂何以爲國

功自是力自是禮二事不計家素自是泰都自是翟二事又不相家此論殊

臣將馳入翟軍假手翟人以代君之討臣子且居有將略足以

代臣臣軫臨死冒昧

且居曰吾父馳醫師死矣放聲大哭便欲乘車闖入醫軍查看其父

下落亦少不得不然先此時卻鐵藥漆狐勸居狐射姑等畢集營中

死勸方住眾人商議必先使人打聽元帥生死方可進兵忽報醫王

之弟白賊差人打話召而問之乃是彼此換屍之事且居知死信頂

實又復痛哭了一場約定明日軍前各擡亡靈彼此交換醫使回復

去後先且居曰戎狄多詐來口不可不備便是不詳亦乃商議合卻

缺藥漆仍舊成兩翼於左右但有交戰之事便來夾攻二狐同守中

軍次日兩邊結陣相持先且居素服登車獨出陣前迎接父屍白賊

畏先軫之靈拔去箭翎將香水浴淨自脫錦袍包裹裝載車上如牛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三

十一

人一般推出陣前付先居收領醫軍中亦將白部胡首級交割還

醫送還的是香噴噴一具全屍醫送去的只是血淋淋一顆首級

白賊心懷不忿便叫道你醫家好欺負人如何不把全屍還我先且

居使人應曰若要取全屍你自去大谷中亂屍內尋認言雖未嘗不

白賊大怒手執開山大斧指揮醫騎冲殺過來這裡用輓車結陣如

墻一般連冲突數次皆不能入引得白賊躑躅咆哮有氣莫吐忽然

醫軍中鼓聲驟起陣門開處一員大將橫戟而出乃狐射姑也白賊

便與交鋒戰不多時左有卻缺右有鐵漆兩翼軍士圍裏將來白賊

見醫兵眾盛急忙撥轉馬頭醫軍從後掩殺醫兵死者不計其數狐

射姑認定白賊緊緊追趕白賊恐冲動本營拍馬從斜裡跑去射

姑不捨隨著馬尾趕來白賊回首一看帶轉馬頭問曰將軍面善莫

非賈季乎射姑答曰然也白賊曰將軍別來無恙言職會道自然無

笑將軍父子俱仕吾國十二年相待不滿今日留情異曰豈不相見

我乃白部之弟白噉是也狐胡姑見題起舊話心中不忍便答道我

放汝一條生路汝速速回軍無得淹久于此言畢回車至于大營

兵已自得勝便拿不著白噉眾俱無話是夜白噉潛師回白部胡

無子白噉為之發喪遂嗣位為君此是後話且說師凱旋而歸參

見襄公呈上先軫的遺表襄公憐軫之死親殮其屍只見兩目復

開勃勃有生氣襄公撫其屍曰將軍死于國事英靈不泯遺表所言

足見忠愛寡人不敢忘也乃卽極前拜先且居為中軍元帥以代父

職其目遂瞑必後子得時其目始後人於箕城立廟祀之襄公嘉卻

缺殺白部胡之功仍以冀為之食邑謂曰爾能蓋父之愆故還爾父

之封也又謂晉曰舉卻缺者吾子之功微子寡人何緣任缺乃以

先子之職賞之諸將見襄公賞當其功其為無不悅服時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三

上卷

國因晉文公之變復受盟于襄公拜師為大將帥師伐

因而晉成王命師同成帥師救之行及泝水隔岸望見

軍遂逼泝水下寨軍營于泝水之北兩軍只隔得一層水面擊

折之聲彼此相聞軍為師所拒不能前進如此相持約有兩月

看看成終軍糧食將盡陽處意欲退軍既恐為所乘又嫌於

避為人所笑如此復州人乃使人渡泝水直入軍傳語師曰

諺云來者不懼懼者不來將軍若欲與吾戰吾當退去一舍之地讓

將軍濟水而陣決一死敵如將軍不肯濟將軍可退一舍之地讓

渡河南岸以請戰期若不進不退勞師費財何益于事處父今駕馬

於車以候將軍之命惟速裁決師忿然曰欺我不敢渡河耶便

欲渡河索戰成大心急止曰人無信其言退舍始誘我耳若乘我

半濟而擊之我進退俱無據矣不如姑退以讓涉我為手為宿

不亦可乎大是老子 歸勃帶曰孫伯寧之言是也乃傳令軍中退

三十里下寨讓濟水使人回復陽處父使改其詞宣言于眾

只說將鬪勃畏不敢涉水已遁去矣軍中一時傳遍名曰

謂處父曰師已遁我何濟為歲暮天寒且歸休息以俟再舉可也

遂班師還如此班師 鬪勃退舍二日不見師動靜使人貞之已

去遠矣亦下令班師而回却說成王之長子名曰商臣先時欲立

為太子問於鬪勃勃對曰國之嗣利於少不利於長此語不歷世

皆然且商成之相蠶目豺聲其性殘忍今日愛而立之異日復惡而

黜之其為亂必矣此語成王不聽竟立為嗣使潘崇傅之商臣聞

鬪勃不欲立已心懷怨恨及鬪勃救不戰而歸商臣譖於成王曰

子上受陽處父之賂故避之以為名成王信其言遂不許鬪勃相

見使人賜之以劍鬪勃不能自明以劍刎喉而死成王自詰成王

與周列國志卷之十

之前叩頭涕泣備述退師之故如此懲嚴並無受賂之事若以退為

罪罪宜坐臣成王曰卿不必引咎孤亦悔之矣一個國家能自此成

王有疑太子商臣之意後又愛其少子瑊遂欲廢商臣而立瑊誠恐

商臣謀亂思尋其過失而誅之此亦不察已 宮人頗聞其語傳播於

外商臣如何人殺之何 商臣猶豫未信以告于太傅潘崇崇曰吾有

一計可察其說之真假商臣問計將安出潘崇曰王妹芋氏嫁於

國邊以歸寧來久住宮中必知其事芋性最躁急太子誠為設

享故加怠慢以激其怒怒中之言必有洩漏此狗所怒有器宮後而

且恭三獻之後漸漸疎慢中饋但使庖人供饌自不起身又故意與

行酒侍兒竊竊私語芋氏兩次問語俱失應答芋氏大怒拍案而起

罵曰役夫不肖如此宜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此何事也而二馬池

言何定成之陳商臣假意謝罪辛氏不顧竟上車而去罵聲猶不絕

口商臣連夜告於潘崇因叩以自免之策潘崇曰子能北面而事職

乎商臣曰吾不能以長事少也潘崇曰若不能屈首事人盍適他國

翻知其不肯而必死商臣曰無因也祇取辱焉潘崇曰舍此二者

取問亦是不得不然

別無策矣商臣固請不已潘崇曰有一策甚便捷但恐汝不忍耳

故作艱難實商臣曰生死之際有何不忍潘崇附耳曰除非行大事

是有些刺口乃可轉禍為福好師傳商臣曰此事吾能之乃部署宮甲至夜半托

言宮中有變遂圍王宮潘崇仗劍同力士數人入宮逕進成王之前

左右皆驚散成王問曰卿來何事潘崇答曰王在位四十七年矣成

功者退今國人思得新王請傳立於太子

可見國子此養不得的不成王惶遽答曰孤即當讓位但不知能相活否潘崇曰一君死

一君立國豈有二君耶何王之老而不達也

恐亦難做成王曰孤方

命庖人治熊掌俟其熟而食之雖死不恨潘崇厲聲曰熊掌雖熟王

欲延時刻以待外救乎請主自便勿俟臣動手言畢解束帶投於王

前成王仰天呼曰好鬪勃好鬪勃孤不聽忠言自取其禍復何言哉

遂以帶自挽其頸潘崇命左右潰之須臾氣絕江革曰殺吾兄者我

也亦自縊而死時圖襄王二十六年冬十月之丁未日也髯翁論此

事謂成王以弟弑兄其子商臣遂以子弑父天理報應昭昭不爽

報應豈可為有詩嘆曰

報應豈可為有詩嘆曰

楚君昔日弑熊羆 今日商臣報叔寃

天遣潘崇為逆傳 痴心猶想食熊蹯

商臣既弑其父遂以暴疾訃于諸侯自立為王是為穆王加潘崇之

爵為太師使掌環列之尹列兵以環復以為太子之室賜之令尹鬪

般等皆知成王被弑無人敢言商公鬪鬪宜申聞成王之變托言奔喪

因來郢都與大夫仲歸謀弑穆王事露穆王使司馬鬪越椒擒官申
仲歸殺之巫者范禱假言成王與子玉鬪子西攄三人俱不得其

死至是其言果驗矣鬪越椒勦令尹之位乃說穆王曰子楊鬪般常

向人言父子世秉國政受先王莫大之恩魄不能成先王之志其意

欲挾公子職為君子上之來子揚實召之今子上伏誅子揚意不自

安恐有他謀不可不備越椒得政必行非理子文之所料也穆王疑

之乃召鬪般使殺公子職鬪般辭以不能穆王怒曰汝欲成先王之

志耶自舉銅鏈擊殺之公子職欲奔鬪越椒追殺之於郊外穆王

拜成大心為令尹未幾大心亦卒遂遷鬪越椒為令尹蔣賈為司馬

後穆王復念子文治之功錄鬪越椒為箴主箴規克黃字子儀

乃鬪般之子子文之孫也襄公聞成王之死問於趙盾曰天且

遂厭子文之孫也趙盾對曰頑雖橫猶可以禮義化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海商臣不愛其父况其他乎臣恐諸侯之禍方未艾耳不在之人必

者時論不幾年穆王遣兵四出先滅滅滅六麥俱能姓之

即今六安縣又用兵中中原多事果如之言此是後語却

說襄王二十七年春二月孟明視請於穆公欲興師伐以報

崑山之敗穆公壯其志許之孟明遂同西乞白率車四百乘伐

襄公盧有報怨之舉每日使人遠探一得此信笑曰之拜賜

者至矣遂拜先且居為大將趙衰為副狐鞠居為車右迎師於境

上大軍將發之際狼臚自請以私屬効勞先且居許之時孟明等尚

未出境先且居曰與其俟至而戰不如伐遂西行至於彭為地

今西安府方與大兵相遇兩邊各排成陣勢狼臚請於先且居曰昔

先元帥以驪為無勇罷黜不用今日驪請自試非敢求錄功但以雪

前之耻耳言畢遂與其友解等百餘人直犯陣所向披靡殺死

兵無算鮮伯爲白乙所殺先且居登車望見陳陣已亂遂驅大軍

掩殺前去孟明等不能當大敗而走休養一年不爲不久而仍不先

且是救出狼臙臙遍體皆傷嘔血斗餘踰日而亡兵凱歌還朝且

始奏于襄公曰今日之勝狼臙之力與臣無與也襄公命以上大夫

之禮葬狼臙於西郭使羣臣皆送其葬此是襄公激勵人才的好處

史臣有詩誇狼臙之勇云

壯哉狼車右

斬囚如割鷄

被黜不妄怒

輕身犯敵威

一死表生平

秦師因以摧

重泉若有知

先軫應低眉

却說孟明兵敗回國自分必死誰知襄公一意引咎全無嗔怪之意

依舊使人郊迎慰勞任以國政却初孟明自愧不勝乃增修國政

大舉伐魏是冬襄公復命先且將料合大夫公子成陳大夫

拜賜之役也昔郭偃卜繇有一擊三傷之語至是三敗師其言果

驗一擊三傷只怕還要在殺之役孟明不請師禦人皆以爲怯

惟穆公深信之謂羣臣曰孟明必能報國但時未至耳好明君至明

年夏五月孟明補卒蒐乘訓練已精請穆公自往督戰若今次不能

雪耻誓不生還穆公曰寡人凡三見敗於秦若再無功寡人亦無

而反國也乃選車五百乘擇日與師凡軍士從行者皆厚贈其家三

軍躡躍皆願効死兵繇蒲津闕而出關在西安府朝邑既渡黃河

孟明出令使盡焚其舟穆公怪而問曰元帥焚舟何意也孟明視秦

曰兵以氣勝吾屢挫之後氣已衰矣幸而勝何患不濟吾之焚舟示

陳別列國志

卷之十

三

三軍以必死有進無退所以作其氣也雖是一說然若不發浴

日善孟明自為先鋒長驅直入破王官城今平陽府取之謀報至終

州晉襄公大集羣臣商議出兵拒敵趙衰曰怒已甚此番起傾國

之兵將至死于我且其君親行不可當也不如避之使稍違其志可

以息兩國之爭先目居亦曰困獸猶能鬪况大國乎君耻敗而三

帥俱好勇其志不勝不已兵連禍結未有已時子餘之言是也襄公

乃傳諭四境堅守毋與戰餘余謂穆公曰懼我矣君可乘此兵

威收嶠山死士之骨可以益昔之恥不肯然入益亦知晉之穆公從

之遂引兵渡黃河上岸自茅津在平濟師屯于東嶠晉兵無一人

一騎敢相迎者向公而軍士於墮馬崖絕命巖落魂澗等處收簡屍

骨用草為襯埋藏於山谷僻坳之處宰牛殺馬大陳祭享穆公素服

親自漚酒放聲大哭孟明諸將伏地乃能起哀動三軍無不墮淚鬢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三

仙有詩云

曾嘆二老哭吾師

今日如何自哭之

莫道封尸豪舉事

嶠山雖險本無尸

江及彭衙二邑百姓聞穆公伐晉得勝哄然相聚逐去晉之守將還

復歸穆公奏凱班師以孟明為亞卿與二相同秉國政西名白

△俱加封賞改蒲軍關為大慶關以志軍功却說西主赤旂初時

見穆兵屢敗欺穆之弱欲倡率諸國叛勢利大及伐晉回來穆

公欲遂移師伐國餘請傳檄戎中徵其朝貢若其不至然後攻之

亦班打聽孟明得勝正懷憂懼一見檄文遂率西方二十餘國納地

請朝尊穆為西戎伯主史臣論事以為干車易得一將難求穆

公信孟明之賢能使終在用所以卒成伯業是時穆之威名直達京

師襄王謂尹武公曰穆匹也其先世皆有功於王室昔重耳

盟中夏朕嬖命爲侯伯今秦伯任好彊盛不亞于晉朕亦欲册之如晉卿以爲何如尹武公曰秦自伯西戎未若晉之能勤王也今晉方惡而晉能繼父業若册命秦則失晉歡矣不若遣使欲賜以質秦則秦知感而晉亦無怨襄王從之要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簫雙跨鳳

趙盾背秦立靈公

籛史弄玉之事甚屬不經列仙傳載之乃奸詭異者爲之未可信也

權位黜陟之際恩怨易生先克陽處父忠于謀君晉襄乃明諍其所黜之人豈非大失檢點

良周列國志

卷之十

三九

狐射姑之才不及趙盾佐治中軍亦非卑小難安乃因易帥之故而刺殺大臣無禮之甚脫死出奔猶爲僥倖

父死子繼理之常也夫人太子皆在而外求君必生禍亂荀林父已自說得明白趙盾乃未之思耶若謂國家多難須立長君則遣迎公子雍之使已行何又中變廢君立君國家大事而輕率如此諺云宰相須用讀書人良有以也

趙盾曩敗秦師更爲不義之甚迎君納君皆出于我非秦人恃強與師也今事勢雖在兩難必當再遣使命厚具宴犒致詞委曲陳其不得已之情卽秦人強橫亦未必不聽如此則內不失信義而外不結怨于強隣若其不聽而後戰之庶可自解乃計不及此旣招之來又潛師相襲棄信義而結讐仇悖亂甚矣長人僞如可謂壯勇無二矣然侵魯之役曾無寸功而竟被擒

殺可見勇而無謀便是無用之物

趙盾史駢荀林父待朋友俱甚厚道亦可見占人友誼之重

語說**穆公**并國二子遂伯四戎**圍**義王命尹武公賜金鼓以賀之

穆伯自稱年老不便入朝使**公孫枝**如**周**謝恩是年**餘**病卒穆公

心加痛惜遂以孟明為右庶長**公孫枝**自**周**還知穆公意向孟明亦

告老致政不在話下却說**穆**公有幼女生時適有人獻**璵**五石在

珠之得碧色美玉女周歲宮中陳辟盤女獨取此在弄之不吝因名

弄玉稍長姿容絕世又且聰明無比善于吹笙不繇樂師自成音調

穆公命巧匠剖此碧玉為笙女吹之聲如鳳鳴**穆**公鍾愛其女築重

樓以居之名曰鳳樓樓前有高臺亦名鳳臺**弄玉**年十五**穆**公欲為

之求佳婿**弄玉**自誓曰必得善笙人能與我唱和者方是我夫十五所

謂無別非從女也他非所願也**穆**公使人遍訪不得其人忽一日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四

十卷四

弄玉于樓上捲簾開看見天淨雲空明明如鏡呼侍兒焚香一柱取

碧玉笙臨窗吹之聲音清越響入天際微風拂拂忽若有和之者其

聲若遠者近**弄玉**心異之乃停吹而聽其聲亦止餘音猶嫋嫋不斷

弄玉臨風惘然如有所失徒倚夜半月昞香消乃將玉笙置于牀頭

勉強就寢夢見西南方天門洞開五色霞光照耀如畫一美丈夫羽

冠鶴髮騎彩鳳自天而下立于鳳臺之上謂**弄玉**曰我乃太華山之

主也若與是天仙上帝命我與爾結為婚姻當以中秋日相見宿緣

應爾乃于腰間解赤玉簫倚欄吹之其彩鳳亦舒翼鳴舞鳳聲與簫

聲唱和如一宮商協調啾啾盈耳**弄玉**神思俱迷不覺問曰此何曲

也美丈夫對曰此華山吟第一弄也**弄玉**又問曰曲可學乎美丈夫

對曰既成姻契何難和授言畢直前執**弄玉**之手天仙舉動**弄玉**猛

然驚覺夢中景象宛然在口及旦自言于**穆**公乃使孟明以夢中形

係大華山訪之有野夫指曰山上明星峰有一異人安知不自

月十五日至此結廬獨居每日下山沽酒自酌至晚必吹簫一曲簫

聲四徹聞者忘聞不知其何處人也孟明登大華山至明星巖下果

見一人羽冠鶴裘玉美丹唇飄飄然有超塵出俗之姿孟明知是異

人上前揖之問其姓名對曰某蕭姓史名足下何人來此何事孟明

曰某乃本國右庶長百里視是也吾主為愛女擇婿女善吹笙必求

其匹聞足下精工音樂吾主渴欲一見命某奉迎蕭史曰某粗解宮

商別無他長不敢辱命孟明曰同見吾主自有分曉乃與共載而回

孟明先見穆公奏知其事然後引蕭史入謁穆公坐于鳳臺之上蕭

史拜見曰臣山野匹夫不知禮法伏祈矜宥穆公視蕭史形容蕭灑

有離塵絕俗之韻心中先有三分歡喜乃賜坐于旁問曰聞子善蕭

必善笙乎蕭史曰臣正能簫不能笙也穆公曰本欲覓吹笙之侶今

良朋列國志卷之十 聖 穆公語

簫與笙不同器非吾友匹也顧孟明使引退弄玉遣侍者傳穆公語

曰簫與笙一類也峇既善簫何不一試其長奈何令懷技而去乎穆公

急 穆公以為然乃命蕭史奏之蕭史取出赤玉簫一枝

玉色溫潤赤光耀人目誠希世之珍也纔品一曲清風習習而來

奏第二曲彩雲四合奏至第三曲見白鶴成對翔舞于空中孔雀數

雙棲集于林際百鳥和鳴經時方散安知不是障眼戲法如 穆公大

悅時弄玉于簾內窺見其異亦喜曰此真吾夫矣穆公復問蕭史曰

子知笙簫何為而作始于何時蕭史對曰笙者生也女媧氏所作義

取發生律應大簇簫者蕭也伏羲氏所作義取蕭清律應仲呂穆公

曰試詳言之蕭史對曰臣執藝在簫請但言蕭昔伏羲氏編竹為蕭

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其聲和美以象鳳鳴大者謂之雅蕭編二十三

具無底者謂之洞簫其後黃帝使伶倫伐竹于昆谿製爲橫簫七孔吹之亦象鳳聲其形甚備後人厭簫管之繁專用一管而擊吹之又以其長者名簫短者名管今之簫非古之簫矣按今簫起于漢晉之間秦時安胡即有北簫其

知穆公曰卿吹簫何以能致珍禽也史又對曰簫製雖滅其聲不變作者以象鳳鳴鳳乃百鳥之王故皆聞鳳聲而翔集也昔舜作簫韶之樂鳳凰應聲而來儀鳳且可致况他鳥乎蕭應對如流音聲

洪亮穆公愈悅謂史曰寡人有愛女奇王頗通音律不欲歸之音墀願以室吾子蕭史斂容再拜辭曰史本山野野人安敢當王侯之貴

乎前改現變此後推詳其假可知穆公曰小女有誓願在前欲擇善笙者爲偶今吾子之簫能通天地格萬物更勝于笙多矣况吾女復有夢徵今日正

是八月十五中秋之日此天緣也卿不可辭蕭史乃拜謝穆公命太史擇日婚配太史奏今夕中秋上吉月圓于上人圓于下乃使左右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四

具湯沐引蕭中潔體賜新衣冠更換送至鳳樓與弄玉成親夫妻和順自不必說次早穆公拜蕭史爲中大夫蕭史雖列朝班不與國政

日居鳳樓之中不食火食時或飲酒數杯耳弄玉學其導氣之方亦漸能絕粒蕭史教弄玉吹簫爲來鳳之曲約居半載忽然一夜夫婦

于月下吹簫遂有紫鳳集于臺之左赤龍盤于臺之右蕭史曰吾本上界仙人上帝以人間史籍散亂命吾整理乃以圓宣王十七年五

月五日降生于周之蕭氏爲蕭三郎至宣王末年史官失職吾乃連綴本未備典籍之遺漏同明中書并無誤人以吾有功于史遂稱

吾爲蕭史今歷一百十餘年矣上帝命我爲華山之主與子有夙緣

不知怎生採一個風

故以簫聲作合然不應久住人間今龍鳳來迎

可以去矣弄玉欲辭其父蕭史不可曰旣爲神仙當脫然無思豈容於眷屬生係戀耶於是蕭史乘赤龍弄玉乘紫鳳自鳳臺翔雲而去

令人稱佳婿為乘龍正謂此也是夜有人於太華山聞鳳鳴焉鳳鳴

期法次早宮侍報知穆公惘然徐嘆曰神仙之事果有之也

妖或有之力備言是妖有龍鳳迎寡人寡人視棄山河如棄敝屣耳

命於太華踪跡之杳然無所見聞遂立祠于明皇殿歲時以酒果

祀之至今稱為蕭女祠祠中時聞鳳鳴也補是一篇傳會說六朝鮑

照有蕭史曲云

蕭史愛少年 嬴女喜童顏

火粒願排棄 霞霧好登攀

龍飛逸天路 鳳起出秦關

身去長不返 簫聲時往還

又江總亦有一詩云

弄玉秦家女 蕭史仙處童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來時兔月滿 去後鳳閣空

密笑閒還斂 浮聲咽更通

相期紅粉色 飛向紫烟中

穆公自是厭言兵革遂超然有世外之想以國政專任孟明日修清

淨無為之業未幾公薨枝亦卒孟明薦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

虎並有賢德國中稱為三良穆公皆拜為大夫恩禮甚厚又三年為

周襄王三十一年春二月望日穆公坐于鳳臺觀月想念其女弃玉

不知何往更無會期驀然睡去夢見蕭史與弃玉控一鳳來迎同遊

廣塞之宮清冷徹骨蕭史既死棄玉山上何得又既醒遂得寒疾不

數日薨人以為仙去矣在位三十九年六十九歲穆公初娶晉獻

公女生太子晉至是卽位是為康公葬穆公於雍川西戎之俗以生

人殉葬凡用一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之三子亦與其數國人哀之為

賦黃鳥之詩詩見毛詩國風後人論穆公川三民疏葬以為死而棄賢失貽謀之道惟宋蘇東坡學士有題秦穆公墓詩出入意表

橐泉在城東墓在城中無百步乃知昔夫有此城秦人以此識公墓昔主公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

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

話分兩頭却說襄公六年立其子夷申為世子使庶弟公子渠出仕於陳是年趙衰欒枝先且居晉臣先後皆卒連喪四卿位署俱虛

明年乃大蒐車徒於夷申舍二軍仍復三軍之舊襄公欲使上將先父梁益耳梁引將中軍使使帥先都先將上軍先且居之子先

古進曰狐趙有大功於襄其子不可廢也其子不可廢也士穀位司空與梁益耳俱未有戰功驟為大將恐人心不服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襄公從之乃以狐射姑為中軍元帥狐射姑佐之以穀梁益耳為上軍元帥穀梁益耳佐之以狐射姑登壇號令揖

揮如意傍若無人其部下軍司馬史駢諫曰驍聞之師克在和今三軍之帥非夙將即世臣也元帥宜虛心認訪

常存謙退夫剛而自矜子王所以敗于晉也不可不戒射姑大怒賜曰吾發令之始匹夫何敢亂言以慢軍士叱左右鞭之一百日大人

中大恨先都不得上軍元帥之職亦深恨之時太傅陽處父聘於衛不與其事及處父歸國聞射姑為元帥乃密奏於襄公曰射姑剛而

好上不得民心此非大將之才也臣曾佐子餘之軍與其子盾相善極知盾賢而且能夫尊賢使能國之令典君如擇帥母有盾者襄公

用其言乃使陽處父改筮于董今陽處父狐射姑未知易帥之事欣

然長中軍之璠美呼其字曰璠子李俊曰璠向也寡人使盾佐

吾子今吾子佐盾矣不先下易留之命而臨射姑不敢言唯唯而退

襄乃拜趙盾為中軍元帥而使狐射姑佐之其上軍下軍如故趙

盾自此當國大修政令國人悅服有人謂陽處父曰子盡言無隱忠

則忠矣獨不虞取怨於人乎處父曰苟利國家何敢避私怨也次曰

狐射姑見襄公問曰蒙主公念先人之微勞不以臣為不肖使司

戎政忽然更易臣未知罪意者以先臣偃之勲不如衰乎抑別有所

謂耶襄公曰無他也陽處父為寡人言吾子不得民心難為大將是

以易之進言不避私怨之忠也而君射姑噤然而退是年秋八月

襄公病將死召大傅陽處父上卿趙盾及諸臣在榻前囑曰寡人

承父業破伐未嘗挫銳氣於外國今不幸命之不長將與諸卿

長別太子滿年幼卿等宜盡心輔佐和好鄰國不失盟主之業可

也羣臣再拜受命襄公遂薨可精死得入故次曰羣臣欲奉太子卽

位趙盾曰國家多難秦為仇不可以立幼主今趙盾之子公子雍

見仕於秦好善而長可迎之以嗣大位羣臣莫對狐射姑曰不如立

公子雍其母秦君之嬖也樂仕于秦而秦素睦于晉非若秦之為怨

迎之則朝發而夕至矣趙盾曰不然秦小而遠秦大而近迎君子秦

不加睦而迎君子秦可以釋怨而樹援必公子雍乃可雖似有理然

月引宜上之不成眾議方息乃使先為正使士會副之如秦報喪因迎公

子雍為君將行栾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皆在而欲迎君於他國恐

事之不成將有他變明子何不托疾以辭之先曰政在趙氏何

變之有誰他自亦在不得誰林父謂人曰同官為僚吾與士伯先為同僚

不敢不盡吾心彼不聽吾言恐有去日無來日矣不說先薨往秦且

說見趙盾不從其言怒曰狐趙等也今有趙其無狐耶亦無

貞周列國志 卷之十 四十五

使人召公子樂于陳將為爭立之計早有人報知趙盾盾使其客公孫杵臼率家丁百人伏于中路候公子樂行過要而殺之

五句理也趙盾處矣

狐射姑亦怒曰使趙孟有權者陽處父也處父族微無援今出宿郊外主諸國會葬之事刺之易耳盾殺公子樂我殺處父不亦可乎乃

與其弟狐鞠居謀鞠居曰此事吾力能任之與家人詐為盜夜半踰牆而入處父尚秉燭觀書鞠居直前擊之中肩處父驚而走鞠居遂

殺之取其首以歸陽處父之從人有認得鞠居者走報趙盾盾作為不信

這却算能處大事

此曰陽太傅為盜所殺安敢誣人令人收殮其屍此

九月中事至冬十月莖襄公于曲沃襄夫人聖寵同太子夷卓送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其適嗣亦何罪

刑得有理實無何各可又趙盾當日輕率大其

乃舍此

一塊肉而外求君子他國耶趙盾曰此國家大事非盾一人之私也莖畢奉主天廟趙宣子卽廟中謂諸大夫曰先君惟能用刑賞以伯

夏周列國志

卷之一

四

諸侯今君極在殯而狐鞠居擅殺太傅為諸臣者誰不自危此不可不討也乃狐鞠居付司寇數其罪而斬之

力而竟前從容便不勞而竟且無他虞此事頗

有大臣卽於其家搜出陽處父之首以練縫于頸而莖之狐射姑懼趙盾已知其謀乃夜乘小車出奔

國投王臼暇去訖時

長人曰僑如身長一丈五尺謂之長翟力舉千鈞銅頭缺額瓦礫不能傷害白暇用之為將使之侵

文公使叔孫得臣帥師拒之時值

冬月凍霧漫天大夫富父終甥知將雨雪進計曰長翟驍勇異常但可智取不可力敵乃于要道深掘陷坑數處將草蓐掩蓋上用浮土

是夜果降大雪鋪平地而不辨虛實富父終甥引一枝軍去劫僑如之寨僑如出戰終甥詐敗僑如奮勇追殺終甥留下暗號認得路徑

沿坑而走僑如隨後趕來遂墮于深坑之中得拉伏兵悉起殺散翟兵終甥以戈刺僑如之喉而殺之

他處已陳終不能勝兵刃卸頭欲額何益哉

取其屍載

以大車見者都駭以為防風氏之骨不是也臣適生長子遂名

曰叔孫僑如以志軍功可見古大取名各有意義自此晉與晉台

兵伐晉白曠走死遂滅其國狐射姑轉入赤狄潞國今潞安府依潞

大夫鄆舒趙盾曰賈季吾先人同時出亡者左右先君功勞不淺吾

誅鞠居正以安賈季也彼懼罪而亡何忍使孤身棲止于晉境乎同

殺人遺音首論射姑若在晉國了乃使與駢逃其妻于往潞與駢

集家丁將欲起行眾家丁稟曰昔蒐夷之目主人盡忠于狐帥反被

其辱此仇不可不報今元帥使主人押送其妻孥此天賜我也嘗盡

殺之以雪其恨與駢連聲曰不可不可元帥以送孥見委寵我也元

帥送之而我殺之元帥不怒我乎不得理上使不得帥乘人之危非

仁也取人之怒非智也乃迎其妻子登車將家財細細登籜親送出

境毫無遺失射姑聞之嘆曰吾有賢人而不知吾之出奔宜也趙盾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十卷四十五

自此重申駢之人品有重用之意再說突獲同士會如秦迎公子雍

為君秦康公喜曰吾先君兩定晉君常寡人之身復立公子雍是

君世世自秦出也乃使申駢率車四百乘送公子雍於晉可見秦

申駢却說秦夫人穆嬴自送葬歸期之後每日侵晨必抱太子夷吾于

懷至朝堂大哭謂諸大夫曰此先君適子也奈何棄之既散朝則命

車適于趙氏向趙盾頓首曰先君臨終以此子囑卿盡心輔佐君雖

棄世言猶在耳若立他人將置此子于何地耶身受任孤光非他人

不立吾兒吾子母有死而已言畢號哭不已國人聞之無不哀憐穆

嬴而歸咎于趙盾諸大夫亦以迎雍失策為言趙盾患之謀于卻缺

曰士伯已往秦迎長君矣何可再立太子欽曰今日舍幼子而立長

君異曰幼子漸長必然有變可亟遣人往秦止住士伯為上盾曰先

定君然後發使方為有名即時會臯臯臣奉臯臯即位之君只知兒

是為靈公特年纔七歲耳百官朝賀方畢靈公還謀報稱秦遣大兵送

公子雍已至河下諸大夫曰我失信于秦矣何以謝之趙盾曰我若

立公子雍則秦吾賓客也既不受其納是敵國矣是你自去秦他不知

何楚說初說使人往謝彼反有辭于我不如以兵拒之乃使上軍元

帥箕鄭父輔靈公居守盾自將中軍先克為副以代狐射姑之職荀

林父獨將上軍先都因先蔑往亦獨將下軍三軍整頓出迎師

屯于廐陰河東地師已濟河而東至令狐下寨晉河東府獨孤聞前

有軍猶以為迎公子雍而來全不戒備先蔑先至軍來見盾

告以立太子之故先蔑睜目視曰謀逆公子雍是誰主之今又立太

子而拒我乎拂袖而出見荀林父曰吾悔不聽子言以至今日林父

止之曰子臣也舍安歸先蔑曰我受命往迎雍則雍是我上

秦為吾主之輔豈可自背前言苟圖故鄉之富貴乎先蔑雖失若生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 四十一 十九百四十八

遂奔秦秦趙盾曰士伯不肯留來曰秦師必然進逼不如乘夜往

劫秦寨出其不意可以得志遂出令厲兵秣馬軍士于寢房飽食衛

校疾走比至秦寨恰初三更一聲吶喊鼓角齊鳴殺入營門秦師在

睡夢中驚覺馬不及束銕人不及操戈四下亂竄兵直追至剗首

之地秦晉交界白乙丙死戰得脫公子雍死于亂軍之中先蔑嘆

曰趙盾背我我不可肯秦乃奔秦士會亦嘆曰吾與士伯同事士伯

既往秦吾不可以獨歸也亦從秦師而歸秦康公俱拜為大夫荀林

父言于趙盾曰昔賈季奔秦相國念同僚之義歸其妻孥今士伯隨

季與某亦有僚誼願效相國昔日之事盾曰荀伯義重正合吾意遂

令衛士兩宅家眷及家財于秦此等却好胡曾先生有詩云

誰肯越境送妻孥 其為同僚義氣多 近日人情相忌刻 一般僚誼却如何

又髻翁有詩譏趙旨子輒于迎非以質爲寇

奕棋下子必踏躡

有嫡如何又外求

賓寇須臾成反覆

趙宣謀國是何籌

按此一戰各軍將皆有俘獲惟先克部下驍將刷得倉進不顧爲
所敗反喪失戎車五乘先克欲按軍法斬之諸將皆代爲哀請先克
言于趙盾乃奪其田祿刷得恨恨不已不知自非而反恨再說箕鄭
父與士穀梁益耳素和厚善自趙盾升爲中軍元帥士穀梁益耳俱
失了兵柄連箕鄭父也有不平之意時鄭父居守士穀梁益耳俱聚
做一處說起趙盾廢置白繚目中無人令閹秦以重兵送公子雍若
兩軍相持急未能解我這裡從中爲亂反了趙盾廢夷皇迎公子雍
大權皆歸于吾黨之手商議已定不知成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